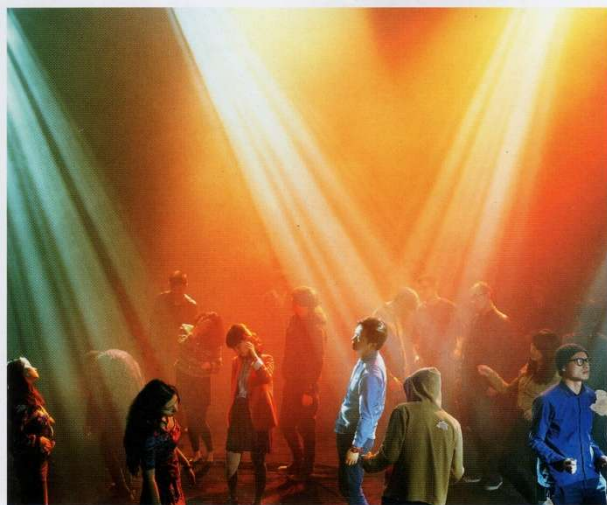


THE-BUND, *Mild Art Belonged To Petty Bourgeoisie And Middle Class*, Text/Han Jian, P100, Issue 638, Apr 16th – April 22nd, 2015



ART 艺术



上图
陈维
《在浪里1》
灯箱
2013

下图
程然
《电话亭情事》
装置
2014

属于小资和中产的温和艺术

文：韩见 图：chi K11美术馆 编辑：鲁毅

陈维和程然都有足够好的技术来实验自己的意图，他们没有空谈概念但又有对现状的小反思，是很容易让人喜欢的艺术家。只是他们的反思不足以形成什么突破，他们都生活得不错，本质上是温和的，所以最符合小资和中产的审美。

尽管门票不便宜，chi K11美术馆的展览总是能吸引到商场客源中相当的一部分人，而且这个开在时尚地标之中的美术馆选择艺术家的时候，也充分考虑到观众的口味。以“影像馆”为主题的2015首个艺术项目，陈维 × 程然双个展“在浪里”和“音乐还在响，乐队不见了”，就是这样一个非常好看的展览。有摄影、装置、影像和现场表演，有情调、美感和对当下某种生活状态与感受方式的敏锐捕捉，两位80后艺术家这几年在艺术界的上升势头也很不错。

陈维的“在浪里”是占据了整个展览空间的装置作品，他在展厅里还原了一个成为了过去式的舞厅现场：落灰的吧台、破碎的酒瓶、霓虹灯上滚动着广告语“来这个舞厅会带给你前所未有的自由”，但是没有音乐，也没有人，只有舞池里的人的照片以及用现实中舞厅里

的物品或零部件做的雕塑。舞厅本身也是陈维创作中的工作室的样子，因为他做摄影作品时，最主要的任务是搭建场景，按快门只是最后一个步骤而已。他要求舞池里的“演员”们做出忘我的表情，可是最终拍下的那一瞬间，照片里的人看上去一点也不出神，反而显得出戏或呆滞。当了父亲之后就很少去舞厅的陈维说，他正想在作品里质疑年轻人去舞厅时力求达到或自以为达到了的“忘我”状态，因为舞厅与忘我的对应关系本身是一种陈词滥调，而对忘我状态的追求也是青年在群体里的随波逐流。

程然的所有参展作品看起来涉及了他生活里各种各样的事情和话题，但几乎全部呈现出形式与内容的错位，他精心塑造了其中之一，但为了让意义在裂缝中产生，便不按寻常做法处理剩下的那部分。他作为鼓手在开幕当天和乐队有一场表演，可他实际上不会打鼓，所

以那也不是一场大家以为会看到的演出；他为展览专门创作了一件十屏录像装置《日月星辰》，却故意用错误的方式投影，让观众看不清楚他拍了什么；他用一周时间写了一部13万字的“小说”，他此前从没写过小说，这次也并不是真的在写小说，只是尝试码出长篇小说体量的文字；他拍摄刘嘉玲喃喃地读一封垃圾邮件，内容是电脑自动生成的、充满了语法错误的“情书”，要是它出现在你的邮箱里你多半不会点开它，但读起来却十分可信，是一个孤独的人对爱与联系的渴望……无论是不是创作者的本意，程然通过大量的劳动抓住了弥漫在当代城市里的空洞感，只要形式到位了，感受就到位了，内容不重要。就像进了舞厅，就应当感受到忘我。

进入程然的展厅后看到的《基础钢琴曲》也许是最能代表他的作品，甚至是这个双个展带给我的感受。程然说这件作品是向约翰·凯奇的《4分33秒》致敬，然而它在形式上、观念上还是审美上都和那位先锋派作曲家的作品截然不同。程然录下小朋友磕磕绊绊弹奏的钢琴入门曲，配上在城市夜晚用大光圈拍摄的影像（也就是晃动的光斑）和写了笔记的琴谱，充满清新的唯美的情调，绝不是会引起震撼体验的革命性创作，而且它还曾出现在去年以“与革命说再见”为题的香港巴塞尔“光映现场”单元里。

我不是很想用阶级这种不够中性的概念来归类他们的作品，因为陈维和程然都有足够好的技术来实验自己的意图，他们没有空谈概念但又有对现状的小反思，是很容易让人喜欢的艺术家。只是他们的反思不足以形成什么突破，他们都生活得不错，本质上是温和的，所以最符合小资和中产的审美。

